

## 穿越时空的巨变：再看中国西北角

“ 上世纪30年代，范长江曾以一部《中国的西北角》揭开这片土地的神秘面纱，当年西北的贫困和落后为世人震惊

时光荏苒，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，再看中国西北角，黄土地早已不是范长江笔下的那个西北。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正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。随着国家一个个大布局、大战略、大规划的实施，西北大地上，一幅幅壮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

新华社记者王艳明、姜伟超、安葆

上世纪30年代，范长江曾以一部《中国的西北角》揭开这片土地的神秘面纱，当年西北的贫困和落后为世人震惊。时光荏苒，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，再看中国西北角，黄土地早已不是范长江笔下的那个西北。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正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。随着国家一个个大布局、大战略、大规划的实施，西北大地上，一幅幅壮美的画卷正徐徐展开。

### 内陆腹地成为开放前沿

“察绥宁甘青新六省，除新疆外，其余五省，就目前现状而言，经济价值甚微，比平津及沿江沿海一带，肥瘦之差，直不可以道里计。”这是范长江在《中国的西北角》四版自序里的一段话。80余年过去了，记者采访中却得到这样一组数据：从2017年4月1日至8月31日，陕西自贸试验区新增注册企业5014户，其中外资企业53户；近5年兰州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6.57%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6.61%；今年上半年宁夏全区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64.3亿元，同比增长114%，其中出口121亿元，增长144.3%……

数据背后折射的是，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北地区活力奔涌的景象。

在行政区划上，西北指陕甘宁青新5省区。在范长江《中国的西北角》里，还包括了四川和内蒙古。

就陕甘宁青新5省区而言，这片区域扼西去要道，拱卫中原，历史上一度是富庶之地，后因交通困顿和自然环境恶化，与中东部发展差距逐渐拉大。

范长江当年的途经地，看到的大多是道路难行、生产萧条、饿殍遍地的景象，就连成都平原的新都，“道路两旁大多破败不堪”“有许多被饿得半死的农民”。

封闭、残破、落后是上世纪30年代西北角的代名词。改革开放以来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伴随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推进，西北各省区，站在了向西开放的前沿。

一个个经济区、自贸试验区、生态保护区、体制改革试点及改革开放高地，在西北各省区先后确立，区域重点建设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特色产业及生态文明建设齐头并进，给这片辽阔的土地注入无穷生机。

德国的杜伊斯堡，中欧重要物流铁路枢纽。经新疆阿拉山口、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到此入港的中欧班列络绎不绝，满载中国商品的蓝色集装箱被分装后继续奔赴欧洲各地。截至目前，“中欧班列”从兰州、银川、西宁等多个城市出发，到达10个国家的15个城市。

静水深流，潜移默化，更为深刻的变化正在发生。

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39岁的农民企业家崔发年，办公桌上摆着俄文、阿文和中文3种文字的名片。他创建的“张掖市发年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”集特色瓜果蔬菜生产、收购、加工为一体，与周边农户签订种植订单4万亩，目前40%的产品销往中东及越南、缅甸等东南亚国家。

“这些年眼光和境界都不一样了。”崔发年说。

一批批新政策正在落地，一家家西北企业走出国门。仅2016年，甘肃省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贸易额突破100亿元，而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，正发挥门户优势，规划建设服务“一带一路”的交通枢纽、商贸物流、金融服务、文化科技、医疗服务“五大中心”。



►► 阅读更多全媒体形态报道请扫描二维码下载新华社客户端，订阅“新华全媒头条”栏目



1



2



3

▲大图：位于三江源保护区的青海省贵南县黄沙头防沙固沙点（2015年9月9日摄）。  
图1：游人在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高塘镇东洞峪的百合园自拍（2017年6月26日摄）。  
图2：游客在乌鲁木齐二道桥新疆国际大巴扎游览（2013年7月1日摄）。  
图3：陕西省志丹县金丁镇胡新庄社区幼儿园中班的孩子在上课（2013年3月20日摄）。

### 大西北进入“黄金”发展期

范长江在《中国的西北角》里，除了对沿途的饮食和住宿有生动描写外，提及较多的还有路。

“西兰公路”这条用“一百四十万巨款”修成的“联络西北各省的陆路交通的干路”，却因“未曾用碾压紧，路面凹凸不平，车行其上，忽高忽低，宛如乘风破浪”，被范长江称为“稀烂公路”。

80余年后，凡是到过西北的人，感受到的最大变化，可能还是脚下的路。

2017年7月9日是西北交通史上重要的一天。当日，随着西安北至兰州D2651次列车缓缓驶出西安北站，宝鸡至兰州高铁正式开通运营。

兰州市民高建礼迫不及待坐上高铁回宝鸡看亲戚。“感觉像飞一样，日子变化真大。”这位81岁的老人说，他上世纪50年代从宝鸡坐火车到兰州，500公里的路程走了24个小时，而现在只需2小时。

随着宝兰高铁开通，一条东起徐州，西至乌鲁木齐的快速客运专线贯通。至此，几千年来相距2300多公里的西安至乌鲁木齐的“驼铃古道”，被“丝路高铁”取代。

一路通百路通，西北不再是角落。2014年底，兰新高铁开通运营，甘肃、青海、新疆步入高铁时代；京新高速2017年7月通车，北京到新疆的行车里程缩短1300公里；兰渝铁路今年将全部建成通车，西北与西南大通道贯通，将圆孙中山先生的“百年梦想”。

基础设施投资变为发展红利，创新驱动助西北“弯道”超车。

范长江曾经走过的石嘴山，为宁夏生产出第一度电、第一吨煤、第一炉钢铁、第一吨活性炭……但经过50多年的发展，煤采没了，产业旧了，空气污染了，环境破坏了，城市也“老了”。

面对发展中遇到的挑战，石嘴山把产业升级作为转型发展关键。5年间，已形成新能源、生物医药、新型煤化工、现代纺织4个特色产业发展格局。

“近5年来，西部一些地区采取正确的战略，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会，走出一条后发赶超的道路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部部长侯永志说。

如今，克拉玛依正逐渐形成以石油石化经济为主导、多元经济快速发展的产业格局。根据规划，今后的克拉玛依，云计算产业园、通用航空产业园、现代农业示范园……将与传统石油石化工业一起，共同构成这个城市的经济支柱体系。由资源型城市迈向综合型城市，克拉玛依正在路上。

### 油去风来 “老树”玉门发“新芽”

作为克拉玛依的“前辈”，飞沙走石的玉门是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，被誉为“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”。然而，随着当地石油产量由1959年最高的140.62万吨降至1998年的38万吨，这个国内最早开发的油田，如今成了企业规模最小、发展困难最多的石油企业。

昔日玉门是一座石油生产重镇，繁华热闹，经济总量的

65%、财政收入的60%、工业产值的75%都来自石油。2009年，玉门人口已不足3万，经济萧条，被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。那一年，距1939年我国第一口油井——玉门老君庙1号井出油正好70载。面对资源枯竭，这个靠石油而生的城市不得不另谋生计。

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南倚祁连山，北望马鬃山，浩瀚的戈壁在两山间形成峡谷，地处其间的玉门成了有名的“世界风口”。随着风力发电技术的成熟，昔日为害的“风”成为今日为宝的“能”，并逐渐替代石油，成为玉门市新的经济增长点，而玉门也有了新名称：风电三峡。

作为甘肃省风电产业的发祥地，玉门早在1997年就建成了甘肃省第一座示范型试验风电场。目前，玉门各类电力装机达372万千瓦，其中风电240万千瓦、光电20万千瓦。玉门风电累计发电量已突破180亿千瓦时，实现销售收入97亿元。

玉门市1.3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，可开发风电、光电土地面积达4200平方公里，已开发利用面积不到20%，新能源产业发展优势明显、前景广阔。

### 华丽转身 矿区城市变旅游胜地

地处河西走廊东段的甘肃省金昌市是典型的内陆荒漠干

新华社记者吴刚摄  
新华社记者刘潇摄  
新华社记者沙达提摄  
新华社记者刘潇摄

扶贫先扶智。近年来在努力贯彻落实国家政策的同时，西北各地不断出台措施，推动教育跨越发展——

在实现集中连片贫困县乡镇幼儿园全覆盖基础上，甘肃提出今年要实现贫困地区1500人以上的行政村幼儿园全覆盖；宁夏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件，提出2018年贫困地区农村小学三年级以上都要开英语课；青海完善高等教育资助体系，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大学生每年资助3000元。

不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，让老百姓看病不发愁——

家住青海省湟源县城关镇的谢文国被查出患有肝癌血症。“要是没有大病医保，全家都没了指望。”谢文国说，自己住院治病花了34万元，医保报销10万元后，大病保险又报销14.3万元。

而80余年前，范长江在西北乡村行进，经常看到的不是饿死就是病死的老乡。

生活在今天西北大地的老百姓，不仅丰衣足食，住房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——

2016年12月，宁夏石嘴山的张琴因为政府实施棚户区改造，高兴地搬入了新房。“房间104平方米，地板、墙面和卫浴设施等在入住前就已装修好。”她说。

过去5年，石嘴山累计投入130多亿元，16万困难群众实现安居梦。而在甘肃，将全面完成农村D级危房改造，仅今年受益的贫困户就有11.05万户。

“小康不小康，关键看老乡。”党的十八大以来，精准扶贫持续发力，带动更多百姓脱离贫困奔向“致富路”——

西北各省区因地制宜，探索出光伏扶贫、产业扶贫、易地扶贫、教育扶贫、健康扶贫、金融扶贫、就业扶贫等多种发展路径。

2016年，陕西实现151.75万人脱贫；甘肃全年减少贫困人口62万；宁夏全区19.3万人摆脱贫困；青海省顺利完成11.6万人口脱贫；新疆实现5个贫困县摘帽、810个贫困村退出、63万人脱贫。

80余年后，再看中国西北角，旧貌换新颜的西北大地，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书写新的篇章。

（参与记者王大干、任玮、商娟、娟晓波、贾立君、董方）  
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

## 西北资源城市：升级转型破“转身之困”

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（记者顾煜、张玉洁）从“西部油城”到“世界石油城”，从地下采油到“追风逐日”，从工业矿区到旅游胜地……近年来，一个个依托资源而兴的西北城市，在面临“资源诅咒”时，未雨绸缪，主动求变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众多西北资源城市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，通过产业升级转型，创新城市发展，破解资源型城市“转身之困”。

### 升级创新 资源“油城”转身综合城市

克拉玛依，维吾尔语意思是“黑色的油”。克拉玛依是世界上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，也是我国西部第一个千万吨级大油田。

地处准噶尔盆地的克拉玛依，相继开发了克拉玛依油田、百口泉、火烧山等30个油气田，建成国内最大的呼图壁储气库，累计生产原油超过3亿吨，已具备2200万吨炼油加工能力和122万吨乙烯生产能力。但是，作为支柱产业的石油石化工业，由于产业结构单一，却制约着克拉玛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

为破解大多数资源型城市“因油而兴、油竭而亡”的“资源诅咒”，早在2010年克拉玛依便提出“打造世界石油城”，着力建设油气生产、炼油化工、技术服务、机械制造、石油储备、工程教育“六大基地”。中船重工、宝钢钢管、宝钢集团等120家钻采、石

化、集输设备等装备制造企业落户克拉玛依，通过拉长产业链，调整石油石化工业结构，加快产业升级转型。

近年来，克拉玛依从“地下”走向“云端”，信息产业也成为克拉玛依转型创新的突破口。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自2013年开园后，已聚集了华为云服务数据中心、中石油新疆区域数据中心、中国移动集团新疆数据中心等国家重点项目和信息产业重点企业。

如今，克拉玛依正逐渐形成以石油石化经济为主导、多元经济快速发展的产业格局。根据规划，今后的克拉玛依，云计算产业园、通用航空产业园、现代农业示范园……将与传统石油石化工业一起，共同构成这个城市的经济支柱体系。由资源型城市迈向综合型城市，克拉玛依正在路上。

作为克拉玛依的“前辈”，飞沙走石的玉门是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，被誉为“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”。然而，随着当地石油产量由1959年最高的140.62万吨降至1998年的38万吨，这个国内最早开发的油田，如今成了企业规模最小、发展困难最多的石油企业。

昔日玉门是一座石油生产重镇，繁华热闹，经济总量的

65%、财政收入的60%、工业产值的75%都来自石油。2009年，玉门人口已不足3万，经济萧条，被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。那一年，距1939年我国第一口油井——玉门老君庙1号井出油正好70载。面对资源枯竭，这个靠石油而生的城市不得不另谋生计。

长风几万里，吹度玉门关。南倚祁连山，北望马鬃山，浩瀚的戈壁在两山间形成峡谷，地处其间的玉门成了有名的“世界风口”。随着风力发电技术的成熟，昔日为害的“风”成为今日为宝的“能”，并逐渐替代石油，成为玉门市新的经济增长点，而玉门也有了新名称：风电三峡。

作为甘肃省风电产业的发祥地，玉门早在1997年就建成了甘肃省第一座示范型试验风电场。目前，玉门各类电力装机达372万千瓦，其中风电240万千瓦、光电20万千瓦。玉门风电累计发电量已突破180亿千瓦时，实现销售收入97亿元。

玉门市1.35万平方公里范围内，可开发风电、光电土地面积达4200平方公里，已开发利用面积不到20%，新能源产业发展优势明显、前景广阔。

### 华丽转身 矿区城市变旅游胜地

地处河西走廊东段的甘肃省金昌市是典型的内陆荒漠干

旱区，生态脆弱。地下丰富的矿产资源，让戈壁上升起的新城经济快速发展，第二产业最高时约占GDP的90%，但与之伴生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也逐渐突出。

由于镍钴工业独大，金昌享有“镍都”之称。近年来，镍价从最高的每吨47万元跌至每吨不到10万元。转型，成为金昌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

2014年，伴随着“一带一路”旅游势头的兴起，金昌尝试以花卉产业为引领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，试图以此作为城市转型的突破口。

经过几年发展，如今金昌市处处成景，花香常飘。每年5月到10月，马鞭草、琉璃苣、万寿菊等花木竞相绽放，城市绿化覆盖率超过37%。据金昌市旅游局统计，当地去年接待旅游人数336万余人次，实现旅游收入17.8亿元，与2014年相比，两数据增幅均在50%左右。

无独有偶，曾经因矿而生、一度几乎被废弃的“功勋矿区”新疆可托海，在资源枯竭后成功转型，凭借雄奇壮观的景色、独特的历史底蕴成为凭借第三产业驱动经济发展的旅游胜地。

从单一产业支撑到产业升级、多元发展，西北资源城市奔跑在转型之路上，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华丽转身。